

說小情言會社 刺諷默幽

情漂愛跌

著 堤曉耿



行發店書京北平北

說小情言會社 刺諷 默幽

情 漂 愛 燄

著 堤 曉 耿

集 下

行 刊 店 書 京 北 平 北

幽默諷刺
社會言情小說

情漂愛燄

(全三冊)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者 耿曉堤

出版者 京華出版社

發行者 北京書店

北平琉璃廠

支店：石門市中山路一二六號

天津代理處 平津書店

地址：天津第一區河北路
一三八號傅德里內

經售處 各埠大書局

情漂愛燄 下集

第一章 花想容大出風頭

自選舉校后的啓事宣佈之後，全校騷然，競選的結果，成了花想容，王國珍，劉淑清三個大勢力，花想容是以趙學勤作後盾，王國珍是以牛武作後盾，劉淑清是丁候琴作後盾，三個大勢力各不相下，同學們也全測不出究竟誰和誰能中選，花想容是後起之秀，一鳴驚人，全校都愛慕她，當然有中選的可能，王國珍風頭十足，雖然沒有花想容美麗，但是她的活動力很大，尤其有牛武作後盾，他聯絡球員，要以武力強迫投票，據說他們要在大選那天，全付武裝，出席會場，對於不投王國珍票的同學，要加以侮辱，大家爲了不惹開氣，恐怕都要投舉王國珍的，劉淑清的勢力似乎較弱，但是她的學識很好，早被一班同學所欽慕，尤其加以丁候琴的宣傳，力量也非常之大，因此大家都猜測不出誰應中選，而全拿這個問題當作談資，越說越有勁，有的爲此事而爭辯，有的爲此事而打賭，那個外號叫駱駝的，跟那個外號叫瘦猴的打起賭來，瘦猴說一定花想容中選，駱駝說一定是王國珍中選，這時又有個外號叫傻羊的，也參加他們的賭約，他說劉淑清一定中選，三個人各不相下，便立約打賭，先找公証人，找來幾個人，一聽他們賭誰中選，大家覺得有意思，沒有作成公証人，反而參加賭人了，有的加入駱駝這派，有的加入瘦猴這派，有的加入傻羊這派，大家一看，還是沒有公證人，於是又另外找公證人，並且爲防止他們也加入賭人起見

，預先跟他們聲明，不准加入，只作證人，誰知找來之後，他們都各有意見，全要紛紛參加，大家說：「這可不成了，都作賭人，誰給作證呢？」公證人說：「作公證人非得三方而公不相護，方易裁判，才能作證，若定明知那一方勝利，就不准作證人了，瘦猴：「這孩子吧。你們立下賭約，我們給你們作證人，我們的賭約你們給作證，好不好？」有的說好，有的反對，他說：「賭人一作公證人，非得相護不可。假如他這方面輸了，他一定卑撤證人資格，那就了了，公證人不能作賭人，賭人不能作證人，」大家一聽，這也有理，於是找來幾個不願打賭的人作公證人，當時寫了賭約由孫厚齋給擬稿，文曰：「立賭約人某某某，茲與本校本年度選舉校后，某某某預測花想中選，某某某預測劉淑清中選，某某某預測王國珍中選，倘屆時未中情願受伍元之罰格，特此立下賭約以爲憑證，立約人某某某，公證人某某某，」寫完了，大家蓋章，沒帶圖章的按手印，寫好了之後，有人問：「比方輸了之後，每人出伍元，這錢作何用途，」瘦猴道：「自然由猜中的人分，」瘦羊道：「那不好，那真成了賭博了，最好把它找一個相當的用途，」駱駝道：「我出個主意吧，在校后加冕的時候，大家用立賭人全體的名子，送給校后一個大銀盾，怎麼樣？」大家鼓掌贊成，並且主張將賭款的用途寫在約上，立時又由孫厚齋寫在賭約上，這時學校裏紛紛立約打賭，幾乎不上課，而整天鬧着這件事，連教職員方面也都談論這個問題，丁候琴這時忙極了，不但要每天向各班同學演說，而且還得積極籌備大會事宜，先在自治會立了校后選舉大會籌備委員會，由各班推舉兩個代表，作籌備委會委員，丁候琴作了主席，他召集第一次籌委會會議，未立大會規程之先，先要立個

籌委會規程，第一次先討論籌委會的規程，合有大家全通過了，推舉孫厚齋委員擬草，把大會規程擬出，在第二天籌委員會議席上議決，然後吃茶點，開會若是沒有茶點，是沒有人來的；孫厚齋回到公寓，一擬稿子，擬好了交給丁候琴，丁候琴又召集第二次籌委會，因為有茶點的緣故，委員們全都來到，而且都沒有遲到，惟恐遲到趕不上茶點，丁候琴見委員已過法定人數，便宣告開會，大家入席端坐，主席丁候琴，全體籌委會討論事項及大會進行狀況，他說了一套話之後，第一個議案，是討論大會規程，他把孫厚齋擬的草案拿出來道：「這是孫委員擬的草案，本席先逐一的念，大家如有意見，即可提出，我們一條一條的議決，第一條定名，本會定名為校后選舉大會，諸位有什麼意見？」大家沒有意見，遂一致通過，丁候琴又念道：「第二條，宗旨：本會為順應時代需要，提倡藝術生活，發揚民族意識為宗旨，」這時那叫瘦猴的站起來道：「主席，對於第二條，本席有意見，」丁候琴道：「請侯委員發表！」瘦猴道：「本席以為第二條應當加上一句『重女權』字樣，不知以為如何？」他剛說完，便有人舉手道：「本席附議，」丁候琴見提議有附議，便提出表決，大家一致贊成，立刻全體通過，於是把記錄把這句話，在上面，丁候琴又念了一遍，算是沒有問題了，遂又往下念道：「第三條，大會職員：本會設會長一人，名譽會長三人，檢票員二人，唱票員二人，紀錄員二人，監察員四人，全體通過，丁候琴又念道：「第四條，校后之獲選，以獲得票數最多者，為當選校后，」這時賤賤說道：「是不是應當定一個法定數目，或者必須過全團的三分之一？」丁候琴道：「我看不必了，要最多數的，就可當選。」賤賤道：「如果兩個人票數相同，應如何處理，是不是

兩個人皆爲校后？」丁候琴道：「這種情形是不會有的，不過我們可以討論一下，加入規程中，諸位有什麼意見？」有人主張重選，有人說重選太麻煩了，會員有表決權，可以當場表決，以舉手數目多寡爲定，有人說：「倘若舉手數目再相同呢？」假羊主張抓阄，將兩個人內各寫一紙上，團成團兒，然後派人去抓，抓出誰來便是誰，「丁候琴道：「那就有點牽涉關係了，這不太科學，我有個方法，就是會長不得投票，可是遇到這種情形的時候，他可投票解決，誰多他一張票，誰便當選，諸位委員以爲如何？」大家點頭贊成，遂錄在議案裏，作爲定案，丁候琴道：「第五條，選舉人，必須在選舉票上簽名蓋章，以示尊重，否則取消其投票權，」大家通過，丁候琴又念道：「第六條，選舉票必須寫於選舉人之真實姓名，不得更改或一票寫兩人，否則無效，」大家通過，丁候琴又念道：「第七條，校后選舉之後，由大會定期召開慶祝加冕典禮大會，其大會之規程另定之，」大家通過，丁候琴又念道：「本規程如有不盡事宜，臨時召開籌委會修改之，」丁候琴念完了，又問大家有沒有臨時動議，大家這時都惦記吃茶點，不願再有什麼提議了，於是主席宣告散會，大家吃起茶點，第二天，布告又貼了出去，把大會議決案和規程等項全都發表出來，最後還有一個啓事：「啓者：本校校后選舉大會，定於本星期六下午四時舉行，屆時凡我同學，均請駕臨大禮堂，各携圖章鋼筆，以便投票爲荷，籌委會啓，」大家一看，更興奮的了，了不得，連功課都不願意上了，教職員們也都談着這個問題，覺得很好玩，大家猜測，就如同買彩票相似，到了星期六這天，大家都準備好了圖章，到了四點鐘，都陸續到大禮堂來，女生都沒有出席，男生有許多胆小的，也不敢來了，他們都怕打起來，果然牛武率

領全體隊員，武裝出發，彷彿要在大禮堂賽球似的，這時學校方面，早料到有衝突的事發生，便先爲之預防，請來不少警察，前來彈壓，訓育主任和訓育員全體出發，把會場的空氣，弄得非常嚴肅而緊張，時間到了，振鈴開會，丁候琴是主席，登上臺來，先向大衆演說，報告大會進行的經過，和舉辦這次選舉的意義，足有半個多鐘頭，便開始票選，票由籌委會印好了的，由委員一張一張撤下來，按着名子分發，每人一張，大家低頭便寫，主席在台上囑，不要塗抹，不要更改，請大家注意，慎重選舉，這時臺底下唧唧咕咕，大家互相商量，訓育主任知道牛武他們要想打架，假如王國珍落選，必要有場武劇，那時把牛武革除，則學校又失去一個運動健將，所以他預先走上台來，給他們暗示，不要以這個爲介意，他走上臺來，大家立刻聽着，聽他說什麼，訓育主任說到選舉校后，是一個遊戲，無關乎榮辱，選上也不必歡喜，選不上也不必煩惱。本來校后是應該一年一度，一年一個新同學比較好一點，若是一個人連任下去，便沒什麼趣味，也叫新同學掃興，況且這又不選大總統，有什麼紅利與薪水，他這一套話，爲是暗示給牛武王國珍他們聽，如果王國珍落選，也沒什麼可辱的，不必打架。他這話果然有效力，不但同學的把選王國珍的意思能轉移到花想容，而且牛武他們也覺得選不上也沒有關係了，於是選舉繼續舉行，由檢票員抱着大箱子，一張一張的收票，把箱子放在桌上，然後由監票員監視着，由唱票員唱選舉人的名子，和被選人的名子，由記錄二人，一個用鉛筆記在本子上，一個由竹筆寫在黑板上，結果，花想容得三百十二張票，王國珍得二百八十五張票，劉淑清得一百七十九張票，以外還得數十票的很多，花想容以三百十二票當選校后，大家一陣鼓掌。丁候琴一看，

劉淑清沒有中選，十分掃興，但也沒有辦法，好在王國珍也未中選，心裏還覺痛快，他想王國珍一定恨牛武不給她賣力氣了，校后選舉出來，丁候琴作閉會詞，並且說最近就舉行慶祝校后加冕典禮，牛武這時站起來嘆道：「諸位同志先不要走，大家一聽一怔，以為他真的要打架，牛武却說：『我現在有個提議，請主席表決通過，如果不然，我們就反對今天的選舉無效，我的提議，第一，校后名詞上，再加幾個字，王國珍為本校成立第十三年度的校后，花想容為十四年度校后，第二，過去的校后，仍然要保持她的榮譽與地位，王國珍是我們第一個校后，所以我們仍然應以校后視之，以示尊重，第三，在慶祝加冕典禮時，同時舉行追加王國珍校后典禮，因為第一次沒有舉行，這次必須補行，如果大會不通過我的提議，我們決反對到底，』他當着訓育主任就這麼一說，訓育主任一聽，這也可行，為了避免糾紛，通過他的提案，也是必要的，丁候琴一聽他的提案，知道這一定是別人給他出的主意，牛武是想不出這麼漂亮的主意來的，他說這件事我不能作主，必須得全體的通過。」這時有人又喊：「請主席速付表決！」訓育主任說：「這個提議倒是可以表決一下。」丁候琴無法，只得向大眾提出議決，這時大家也覺得這個提議也沒有什麼，多一件事，更可以多玩玩，事兒越多，玩得才有意思，於是全體通過了，這才散會，散會之後，又起了小糾紛，因為打賭的分贓不均，那說王國珍中選的，不承認為輸，胡亂撒賴，說王國珍也是校后，這次也舉行慶祝加冕，當然算作中選，這問題大家爭持了好久，費了許多唇舌，有的甚致動起武來，最後才定為輸二分之一的錢，大家買栗子吃，才算完事，第二天，丁候琴又召集慶祝加冕典禮大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，他們議決了很多項

，關於程序是這樣：一，振鈴開會。二，主席報告大選經過及意義。三，校長及主任各先生致訓詞。四，前校后王國珍致告別詞。五，校后花想容致答詞。六，同學演說。七，餘興，餘興項目，有話劇，歌舞，獨唱，絲竹樂，魔術，火，等等，其餘的項目，如同學裏有願意參加的，可以在一星期之內報告，以便編次序。議決好了，便布告出來，同學報名參加遊藝的，還真不少，有報名賽的，有報名清唱的，有報名相聲的，最受歡迎的是瘦猴他們的反串打城隍，以卜還有項目繁多，不及備載。第二天，丁燮琴又召開第二次會議，討論項目，即：一，劉委員提議，擴大慶祝，可否約本校球隊與校友隊作友誼比賽，議決通過。白天打球，中間遊藝會，時間不衝突，着派劉委員向球隊接洽。二，孫委員提議，校刊出刊專號，徵求各名家題字及論文以及新舊兩校后照片案，議決通過，由孫委員編輯。三，王委員提議，大電致校長表示敬意案，議決改「電致」為代表面致，着由丁委員作代表，向校長致敬。四，張委員提議，由大會裏轉兩后表演跳舞或唱流行歌曲，以增興趣案，議決通過，特派張委員代表，向兩后請求。五，郭委員提議，可不舉行慶祝宴會案，議決值此建國時期應宜節約，暫緩實行。六，金委員提議，籌備會委員，宜支車馬費案，議決通過。七，孫委員提議，凡大會職員，因公不能上課時，不能作缺課論案，議決通過。八，論完了，丁燮琴宣布明天召開第三次會議，到了次日，他們推舉大會職員。大會組織，計分總務部，宣傳部，遊藝部，總務部下分會計股，庶務股，人事股等，宣傳部下分校刊股，攝影股，糾察招待等股，遊藝部下分佈景股，道具股，效果股，化裝

股，還有前臺指揮，後臺指揮等等，各股下還分組，一共大會職員共約一百二十人，當然男女生都有，如果沒有女生，辦公就沒有興趣，現在辦公不是服務，而是玩票，職員定了之後，丁候琴便宣告籌委會工作終了，即時解散，明天召開全體職員大會，於是大家又吃茶點，明天便貼出佈告，一個是大會職員表，一個是啓事，啓事的話是這樣：「啓者：茲定於今日下午二時，在第五教室舉行全體職員會議，凡我職員，屆時務望出席，商討大會進行工作是荷！特此通告，一到了下午二時，果然全體職員部出席了，一來因為職員裏有女同學，熱鬧的多，二來職員可以不上課而不算缺席，三來還有茶點可吃，誰不喜歡參加呢？」丁候琴仍然是主席，他先說大家應如何工作，如何爲公服務，然後討論所有提案，臨時有人提議說：「大會職員，從枵腹公，又不掙薪水，只拿車馬費，還有時賠本，而一切用品如紙張筆墨等項，似乎不能由職員自己預備，必須由大會出款，大會之款，雖有自治會基金，但亦屬有限，可否另組織勸募隊，向各先生募捐，以資補助？」全體通過，遂推舉女同學組織勸募隊，因為這事只有女同學作得圓滿，劉委員站起，報告與足球隊接洽結果，據隊長牛武聲稱可以幫忙，惟開球一事，於大會聘請王國珍開球，他才應允，丁候琴便提出表決，大家認爲可以履行，即請宣傳部長孫厚齋擬具聘函遞與王國珍，丁候琴又報告代表大會向校長致敬，校長深爲嘉許，慰勞有加，並謂學校方面，決特製大銀盾兩個，題着「母校之光」四個字，贈與前後兩后云云，大家鼓掌，會議終了，立刻分股辦公，大家忙着搬桌子，辦公處就設在第五教室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公事辦，只是男女學，在一起談談笑笑，藉着辦公而不上課，多有意思呢，這時同學等都向花想容慶賀，花想容笑道

「這有什麼可慶賀的呢？既不領新，又沒權利，這純是男人玩弄女人的一種遊戲，有人說道：『既然這樣說，為什麼你不反對呢？』」花想容道：「他們以遊戲態度出之，我也只好以遊戲態度接受，反正是大家玩吧，」大家越發佩服她的處世態度太好了，假如她這時候一表示反對，那就大殺風景了，加冕這天，特放了一天假，其實大家早已不上課了，吃完午飯，大家全到操場，看足球比賽，一會兒賽起球來，由王國珍開球，牛武真實力氣，人家越發的起勁，他越拚命的跑，人家喊：「銀牛加油」牛武恨不能把球踢出半天空，社會上若沒有像牛武這樣的人，那世界都要寂寞起來，賽了很久，校友隊勝了一個球，大家歡呼起來，牛武却受了傷，大腿直流血，躺在地上，叫人貼了藥膏，綁了藥布，爬起來又比賽結果，校友隊勝了三個球，牛武被人舉起來，一直抬到沐浴室去了，吃了晚飯，又到大禮堂，參加慶祝加冕典禮，會場佈置得輝煌堂皇，據說女生募捐足有四五百圓，不這麼花幹麼呢。一會兒奏起樂來，大家入場，前台一半人，後台一半人，前台寬鬆得很，後台擁擠不堪，真納悶這些人，得着寬鬆地方小坐着飾眼，偏要跑到後台擠擠，沒有前台得着呢，這時前台音樂大奏，歡迎兩后入場，全體同學鼓起掌來，擁在後台的人，又往外跑，原來就坐在外頭不好嗎？偏這麼來回來的跑，兩后走進來，王國珍指在頭裏，她今天打扮得越發妖艷了，描眉打鬢，連手指甲都塗了蔻丹，大家都以為花想容一定打扮得美麗之極，誰知她走進來看，却是一身藍布衫；乾淨合體，面帶微笑，越發覺得她美麗大方，大家全呼起萬歲來，她們上了台，向校長主任等行禮，這時司儀一聲開會，音樂又奏起來，

音樂完了，司儀報告全體肅立，向黨國旗行最敬禮，然後又都坐下，司儀唱主席致開會詞，丁候琴遂走出來，報告籌備經過，和「選音義，最後希望大家努力，他報告完了，便由校長致訓詞，訓詞不過是老生常談，敷衍了事，教務長致詞時倒有幾句幽默的，引得大家大笑。訓育主任，只應了幾句，跟着是同學演說，有顯出風頭的，上得台來，結結巴巴說了五句，忘了三句，沒頭沒腦的下台了，演說完了，即行加冕禮，所謂加冕並不是真的給他們戴帽子，只是把校長的兩個銀盾授與他們就是了，先由司儀報告授與式，先授與王國珍銀盾一枚，這時這樣加冕，王國珍走過來，先給校長鞠躬，校長抱着大銀盾遞給王國珍，王國珍抱在懷裏，又向校長鞠躬，大家一陣鼓掌，攝影股的股員，全早預備好了，彭彭的直放鎂光。王國珍抱了銀盾，自然有人替她送到她的屋裏去不提，司儀又報告兩校后的名子，大衆鼓掌如雷，震動屋瓦。花想容微笑着行禮如儀，把銀盾領到手。這時音樂小奏，同學莫不興奮，一會兒，由兩后致詞，王國珍是由別人打的稿子，她都背熟了的，說完了，大家鼓掌，然又換上花想容，大家鼓掌更厲害了，花想容態度非常從容，在台上儀態萬方，真如觀世音降世，美麗莊嚴極了。她說的話，也非常合體，她說到人生可分爲「生活」與「生趣」兩種，人生如事事是爲生活而生活，未免太無趣了，必須有他的「生趣」，而如事事爲趣而生，又失去了嚴肅，那不合於時代的，什麼叫生活呢？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一類的事，什麼叫生趣呢？譬如欣賞遊戲賞花釣魚等等，我們活了一輩子，光爲了柴米油鹽而奔走，這人生未免無味，和沒有活著有什麼區別？但一輩子儘願享受，忘却了人類的生趣，目的忘了大衆，也是無味，並且在現在時代是不能立足的，我們

國家是需要這種人的，所以我們人生的目的，應當生活與生趣並重，像這次選舉校后，就是一種生活趣味，在我們求學的時候，生活枯燥，可以常常的作些遊戲玩玩，像唱一齣戲似的，以調劑生活的單調，而給事業學業發展上一個興奮劑，以增加工作的效率，這原是應該的，不過我們這時不能忘掉我們的學業，一邊大家來唱戲，一邊更要努力於功課的進展，這才不至負今天大會的賜予，最後她說：「我本來不會說話的，而且我也不敢居於校后的地位，我的姊妹們，比我強的有的是，今天我來參加大會，第一是幫助大家完成這個遊戲，使大家興奮一下，第二想給着這個機會向大家談一談，別的目的是沒有的，」大家聽了她的致詞，一齊鼓掌歡呼，覺得她的見解太對了，實在值得欽佩，這裏驚動了一個同學，他叫朱啓的，他是一個思想極新的青年，他很用功。瞧不起這些同學，平常他不大愛參加什麼遊戲團體與集會，他很孤獨，有時同學看着好像有點乖僻似的，今天大會朱啓本來不想參加，但是他叫人家說花想容非常美麗的引動他的好奇，也想來看看，他見了王國珍，以為花想容也和王國珍一流，誰知見了之後，却覺得花想容大非所料，她的這樣樸素，態度這樣溫雅，談吐這樣有味，思想這樣週到，他不禁欣佩起來，尤其看到花想容這樣美麗，越發傾倒，沒料到同學裏會有這樣人物，他暗中贊賞，花想容講完了，餘興開始，一幕一幕的，大家玩得很歡而散，這回不像上面沒有開幕便打起來，今天秩序還好，除了後臺有點亂以外，前台倒還好，一直到散會，也沒有出什麼吵子，散會時，已經到了深夜，大家各回宿舍睡覺，職員們尤其累的慌，由前幾天就這麼出來進去的跑，今天白天看了半天賽球的，站的兩腿都酸了，難為牛武他們老這麼跑跟着又忙了一夜，散會之後，一

都都不顧，先回到宿舍睡覺。有的興奮得過火，竟得了失眠，躺在床上想着花想容，過了兩天，花想容和王國珍各接到追求的信不少，有愛花想容的，也有愛王國珍的，什麼樣的人都有，要不然不能成其爲社會，王國珍接到這些信，一邊向別人誇示一邊拚命寫回信，揀着有錢的聯絡起來，花想容呢，回到公寓，把這些信一一拆開看，裏邊的什麼都有，也有文言的，也有白話的，也有四六體的，也有抄秋水軒尺牘的，寫的都是那麼不通，可笑極了，這裏有一封信寫的非常漂亮，字也很好，花想容一看底下的名字是「朱啓」兩個字，一看本文，寫着：「我們尊貴的校后，聽到昨天你的講演，實在使我們欽佩，我先以爲您和王國珍一流，昨天一見，才感到您的偉大，」花想容一見，這個人的口氣真不小，不過他也是個有思想的人啊！又往下看就見他說他是一個好靜的人，不愛參加這種集會，他瞧不起這些同學，他們都是慷慨慨的，花想容一想，這個朱啓還是個自負的人，又往下看，便說到思想問題，而說到花想容所謂之生趣，他認爲有商確的必要，他以爲現時代裏的人生，不該再有這種生趣觀念，而覺得花想容之逢場作戲是不必的，花想容道：「這是第一個遇見的有思想的人，可是他未免太急極了吧？」又往下看，又說到因爲佩服她，愛慕她，才有這封信給她，假如她能够認爲他可以作一個朋友，就希望回信給他，否則置諸不理可也，花想容一見，這個青年，不知是誰，雖然思想不甚合適，但究竟比別人強得多了，却是可以交一交的，自己接受這個校后，就爲是廣大朋友圈，而實行自己的工作。於是她便給他寫回信，正在寫回信的當兒，趙學勤來了，趙學勤自花想容當了校后，他自己的功勞，總想向花想容進攻，但花想容這麼一出風頭，他更有些怕她，一生氣不理自己，

那就更不合算了，他來到花想容屋裏，見她的桌上堆着許多的信，他就有點酸味。花想容讓他坐下，說道：「你看這些青年人，不會作別的，就會寫信，而寫信都寫不好，寫不通順。」趙學勤道：「沒有一個好的，把這些信燒了吧！」花想容道：「我揀一下。」趙學勤道：「都燒了得了，沒用，」花想容道：「有可以回信的。如果是討論學問的信可以答覆，」說着，便揀中幾封信來。趙學勤道：「什麼叫討論學問？他們都懷着野心。」花想容道：「懷着野心，我們不管他，只要他一表現出來，那時再不理他。你看這封信，寫得還不錯，不知這個人是那一系列的，你認識不？」趙學勤拿過來一看，是朱啓的，便道：「這個人，我們都管他叫怪物。」花想容道：「怎麼呢？」趙學勤道：「平時誰也不理，怪透了，平常不愛說話，可是專愛和先生們搗亂，誰都不愛理他，不用看，我就知道寫的是什麼，」花想容道：「是嗎？你猜，寫的是什麼？」趙學勤道：「一定什麼大衆啦，國家啦這些話，」花想容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趙學勤道：「他平常就那麼說的，」花想容點了點頭，又問道：「這個人的來歷你知道嗎？」趙學勤道：「我也不大清楚，平常就不那麼愛理他，我就知道他大概沒有父母了，」花想容道：「那麼他求學誰供給的呢？」趙學勤道：「誰知道呀？」花想容道：「你沒事可以打探打探他的狀況，關於他的生活，每天都作什麼，有什麼朋友來往沒有？」趙學勤道：「題這些作什麼？」花想容道：「我在小學裏有個同學的，也叫朱啓，不知道是他不是，你打聽一下，不必同別人講。」趙學勤只得答應了。花想容又道：「其實我並不是想得他什麼，只是叫你運用運用你的偵探技能，看你的偵探術有沒有進步，你若是沒有打聽來，或是叫人知道你是探聽他，那你的偵探術

就算失敗了，」趙學勤道：「給我三天限，我一定把他的根底全打聽了來，他是什麼變的，我都能打聽清楚，」花想容笑道：「好吧，今天是星期三，那麼星期六晚上就可打聽清楚了。」趙學勤道：「當然，」花想容道：「他平常是不是很有錢的樣子？」趙學勤道：「不，他是很窮的，有時連書都買不起，和同學的借，有時交不上飯費，他出去一跑，就弄來了，不知從那裏弄來的，」花想容點了點頭，又和他說了些別的，她把信撕了很多，把留下的信放在抽屜裏，趙學勤說：「錢永福和白薇快結婚了，真快，大會那天白薇和丁敏都去了，白薇和錢永福坐在一塊兒，丁敏和李慕容，不，李慕敏，坐在一塊兒，那態度非常親密，我以為像他們這樣最好，認識之後，馬上結婚，他這話是有含意的，花想容也明白，她道：「究竟不大好，雙方沒有到了解的程度，是不能冒然結婚的，不但不能結婚，連戀愛都不可能，」趙學勤一聽，如同碰了一個釘子，也就不再談了，說了些別的，回到自己屋裏去。孫厚齋這時念着他的千行長詩呢，他非常得意他的千行詩，自他辦了校刊的專號之後，弄了些印刷費和稿費，這兩天還有富足，獨自在屋裏，看着校刊上的「校后頌」三個大字，十分得意，他大聲念為是給花想容聽的，花想容根本不聽，她仍然給朱啓寫信，她不是愛了朱啓，而是覺得朱啓這個同學可以認識一下，即或得不着什麼，也可以把他的思想變一變，變得更優秀一些，她回答朱啓的信，簡而明，並不和他辯白，只是說「接到您的大札，非常欣慰，希望以後時賜教言，」寫好封起來，打算明天帶到學校去，孫厚齋這時還在念詩，念得和念經差不多，他不但把特刊往各處寄，而且逢人便說，不管人家有工夫沒工夫，願意讀不願意讀，他先把他的大作給人家看，強叫人家看，那一千行詩